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十二樓
第二十七回 鶴歸樓第二 帝王吃臣子之醋 閨房罷枕席之歡

鬱子昌思想繞翠，得了圍珠，初婚的時節，未免有個怨悵之心，過到後來，也就心安意貼，彼此相忘，只因圍珠的顏色原是嬌豔不過的，但與繞翠相形，覺得彼勝於此，若還分在兩處，也居然是第一位佳人。至於風姿態度，意況神情，據鬱子昌看來，卻像還在繞翠之上。俗語二句道得好：「不要文章中天下，只要文章中試官。」

鬱子昌的心性原在風流一邊，須是趙飛燕楊玉環一流人，方才配得上。恰好這位夫人生來是他的配偶，所以深感岳翁倒把拂情背理之心，行出一樁合理順情之事。夫妻兩口，恩愛異常，無論有子無子，誓不娶妾；無論內遷外轉，誓不相離。

要做一對比目魚兒，不肯使百歲良緣耽誤了一時半刻。

卻說段玉初成親之後，看見妻子為人饒有古道，不以姿容之豔冶掩其性格之端莊，心上十分歡喜。也與鬱子昌一般，都肯將錯就錯。只是對了美色，刻刻擔憂，說：「世間第一位佳人，有同至寶，豈可以僥倖得之？莫說朋友無緣，得而復失，就是一位風流天子，尚且沒福消受，選中之後依舊發還。我何人斯，敢以倘來之福高出帝王之上乎？『匹夫無罪，懷璧其罪。』覆家滅族之禍，未必不階於此！」所以常在喜中帶戚，笑裡含愁，再不敢肆意行樂。就是雲雨綢繆之際，忽然想到此處，也有些不安起來，竟像這位佳人不是自家妻子，有些干名犯義地一般。

繞翠不解其故，只說他中在三甲，選不著京官，將來必居險地，故此預作杞人之憂，不時把「義命自安、吉人天相」的話去安慰他。段玉初道：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萬一補在危疆，身死國難，也是臣職當然，命該如此，何足介意。我所慮者，以一薄命書生，享三種過分之福，造物忌盈，未有不加傾覆之理，非受陰災，必蒙顯禍。所以憂患若此。」繞翠問：

「是哪三種？」段玉初道：「生多奇穎，謬竊『神童』之號，一過分也；早登甲第，濫叨青紫之榮，二過分也；浪踞溫柔鄉，橫截鴛鴦浦，使君父朋友想望而不能得者，一旦攘為己有，三過分也。三者之中，有了一件，就能折福生災，何況兼逢其盛，此必敗之道也。倘有不虞，夫人當何以救我？」繞翠道：「決不至此。只是幸福之心既不宜有，弭災之計亦不可無。」

相公既萌此慮，畢竟有法以處之，請問計將安出？」段玉初道：「據我看來，只有『惜福安窮』，四個字，可以補救得來，究竟也是希圖萬一，決無倖免之理。」繞翠道：「何為『惜福』？何為『安窮』？」段玉初道：「處富貴而不淫，是謂『惜福』？遇艱危而不怨，是謂『安窮』。究竟『惜福』二字，也為『安窮』而設，總是一片慮後之心，要預先磨煉身心，好撐持患難的意思。衣服不可太華，飲食不可太多，宮室不可太美，處處留些餘地，以資冥福。也省得受用太過，驕縱了身子，後來受不得饑寒。這種道理，還容易明白。至於夫妻宴樂之情，衽席綢繆之誼，也不宜濃豔太過。十分樂事，只好受用七分，還要留下三分，預為離別之計。這種道理極是精微，從來沒人知道，為夫婦者不可不知，為亂世之夫婦者更不可不知。」

俗語云：『恩愛夫妻不到頭。』又云：『樂莫樂兮新相知，悲莫悲兮生別離。』夫婦相與一生，終有離別之日，越是恩愛夫妻，比那不恩愛的更離別得早。

若還在未別之前多享一分快樂，少不得在既別之後多受一分淒涼。我們惜福的工夫，先要從此處做起。假紅倚翠之情不宜過熱，省得歡難離繼，樂極生悲；鑽心刺骨之言不宜多講，省得過後追思，割人腸腹。如此過去，即使百年偕老，永不分離，焉知不為惜福福生，倒闖出幾年的恩愛？」繞翠聽了此言，十分警省。又問他：「銓補當在何時，可能夠僥天之幸，得一塊平靜地方，苟延歲月？」段玉初道：「薄命書生享了過分之福，就生在太平之日，尚且該有無妄之災，何況生當亂世，還有僥倖之理？」繞翠聽了此言，不覺淚如雨下。段玉初道：

「夫人不用悲淒，我方才所說『安窮』二字，就是為此。禍患未來，要預先惜福，禍患一至，就要立意安窮。若還有了地方，無論好歹，少不得要攜家赴任。我的禍福，就是你的安危。夫妻相與百年，終有一別。世上人不知深淺，都說死別之苦勝似生離，據我看來，生離之慘，百倍於死別。若能夠僥天之幸，一同死在危邦，免得受生離之苦，這也是人生百年第一樁快事；但恐造物忌人，不肯叫你如此。」繞翠道：「生離雖是苦事，較之死別還有暫辭永訣之分，為什麼倒說彼勝於此？請道其詳。」

段玉初道：「夫在天涯，妻居海角，時作歸來之想，終無見面之期，這是生離的景像。或是女先男死，或是妻後夫亡，天辭會合之緣，地絕相逢之路，這是死別的情形。俗語云：『死寡易守，活寡難熬。』生離的夫婦，只為一念不死，生出無限熬煎。日間希冀相逢，把美食鮮衣認做糠粃桎梏；夜裡思量會合，把錦衾繡褥當了芒刺針氈。只因度日如年，以致未衰先老。」

甚至有未曾出戶，先訂歸期，到後來一死一生，遂成永訣，這都是生離中常有之事。倒不若死了一個，沒得思量，孀居的索性孀居，獨處的甘心獨處，竟像垂死的頭陀不思量還俗，那蒲團上面就有許多樂境出來，與不曾出家的時節纖毫無異。這豈不是死別之樂勝似生離？還有一種夫婦，先在未生之時訂了同死之約，兩個不先不後一齊終了天年，連永訣的話頭都不消說得，眼淚全無半點，愁容不露一毫；這種別法，不但勝似生離，竟與拔宅飛升的無異，非修上幾十世不能有此奇緣。我和你同人危疆，萬一遇了大難，只消一副同心帶兒就可以合成正果。」

俗語云：『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。』這句話頭還是單說私情，與『綱常』二字無涉。我們若得如此，一個做了忠臣，一個做了節婦，合將攏來，又做了一對生死夫妻，豈不是從古及今第一樁樂事？」繞翠聽了這些話，不覺把蕙質蘭心變作忠肝義膽，一心要做烈婦。說起危疆，不但怕，倒有些羨慕起來；終日洗耳聽佳音，看補在哪一塊吉祥之地。

不想等上幾月，倒有個喜信報來。只為京職缺員，二甲幾十名不夠銓補，連三甲之前也選了部屬。鬱子昌得了戶部，段玉初得了工部，不久都有美差。捷音一到，繞翠喜之不勝。段玉初道：「塞翁得馬，未必非禍，夫人且慢些歡喜。我所謂造物忌人、不肯容你死別者，就是為此。」繞翠聽了，只說他是過慮，並不提防。不想點出差來，果然是一場禍事！

只因徽宗皇帝聽了諫臣，暫罷選妃之詔，過後追思，未免有些懊悔。當日京師裡面又有四句口號云：

城門閉，言路開。

城門開，言路閉。

這些從諫如流的好處，原不是出於本心，不過為城門乍開，人心未定，暫掩一時之耳目，要待烽煙稍息之後，依舊舉行。

不但第一位佳人不肯放手，連那陪貢的一名也還要留做備卷的。

不想這位大臣沒福做皇親國戚，把權詞當了實話，竟認真改配起來。

徽宗聞得兩位佳人都為新進書生所得，悔恨不了，想著他的受用，就不覺捻酸吃醋起來，吩咐閣臣道：「這兩個窮酸餓草，無端娶了國色，不要便宜了他，速揀兩個遠差，打發他們出去，使他三年五載不得還鄉，罰做兩個牽牛星，隔著銀河難見織女，以贖妄娶國妃之罪！又要稍加分別，使得繞翠的人又比得圍珠的多去幾年，以示罪重罪輕之別。」閣臣道：「目下正要遣使如金交納歲幣，原該是戶、工二部之事，就差他兩人去罷。」徽宗道：「歲幣易交，金朝又不遠，恐不足以盡其辜。」

閣臣道：「歲幣之中原有金、帛二項，為數甚多。金人要故意刁難，罰他賠補，最不容易交卸。贖金者多則三年，少則二載，還能夠回來復命。贖帛之官，自十年前去的，至今未返。這是第一樁苦事。惟此一役，足盡其辜。」徽宗大喜，就差鬱廷言贖金，段璞贖帛，各董其事，不得相兼，一齊如金納幣。下了這道旨意，管教兩對鴛鴦變做伯勞飛燕！